

東漢紀



リ 8
210
3



通鑑肇要卷五 正編

雲間 姚培謙平山 同錄

張景星二銘

同學李宗仁養恬參閱

東漢紀

姓劉氏都洛陽亦以火德王凡十二君
得年一百九十六○洛陽今隸河南

世祖光武皇帝

諱秀字文叔高祖九世孫在位三十三年

西乙 建武元年夏六月蕭王即皇帝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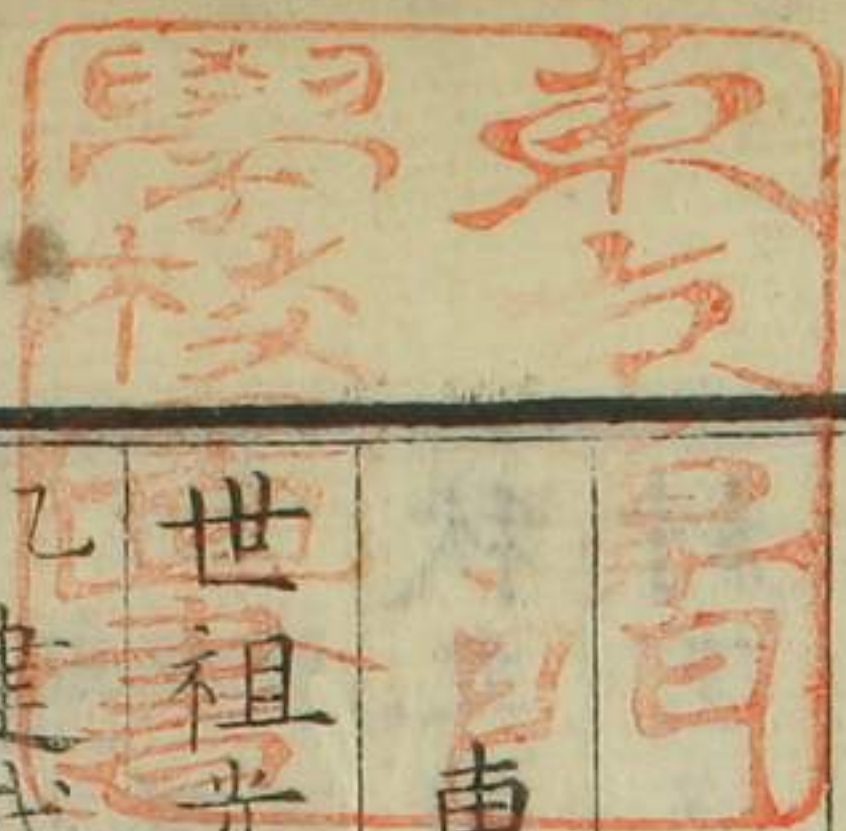
諸將請上尊號不聽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從大王於
矢石之間者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志耳今不正
號位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大眾一散難
可復合王曰吾將思之會儒生彊華奉赤伏符來詣王
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為
主羣臣因復奏請王乃即皇帝位於鄗○識記之書曰

通鑑肇要

五編卷五

漢光武

210



符赤伏符名漢德尚火赤火色伏藏也龍鬪野謂羣雄
角也自高祖至光武合二百二十八年故云四七之際
火為主者以
火德為主也

赤眉以劉盆子稱帝

赤眉以無稱號名為羣賊不可以久乃立宗室劉盆子
為上將軍諸將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敞
衣赭汗見眾拜恐畏欲啼○
赭汗面赤而流汗惶懼之意

秋九月赤眉入長安玄奔高陵

封玄為淮陽王尋降赤眉被殺

以卓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茂宛人為密令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
亭長為從汝求平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
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
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

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
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數年教化大行平帝時
天下大蝗獨不入密縣界遷京都丞及王莽居攝以病
免歸帝即位先訪求茂詔曰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
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朱鮪以洛陽降冬十月帝入都之

鄧禹引軍屯栒邑

禹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禹輒停車持節以勞
來之於是名震關西諸將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赤眉
新拔長安鋒銳未可當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
稀饒穀多蓄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敵於是
引軍北屯栒邑所
到皆開門歸附

十二月隗囂據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

更始敗囂據天水復聚其眾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
大夫多歸之馬援少時家貧欲就邊郡田牧兄况曰汝

撫其至日來

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久以朴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
牧嘗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
穀數萬斛既而嘆曰凡殖財產貴能賑施也否則守錢
虜耳乃盡散於親舊聞買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與決
籌策○良工制器必俟其成而精巧具然後示
久不先以朴質示之喻材成而後用於世也

竇融據河西自稱五郡大將軍

融累世仕官河西知其土俗更始時私謂兄弟曰天下
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為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
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乃因趙萌求往更始以
為張掖屬國都尉融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羗虜得其歡
心與太守都尉梁統等五人厚善及更始敗推融行河
西五郡大將軍軍事河西民俗質樸融等政亦寬和上下
相親晏然富殖○五郡張掖酒泉燉煌金城武威

丙戌二年春正月鄧禹入長安

赤眉大掠長安城中糧盡乃收珍寶燒宮室轉掠而西
遂入安定北地禹入長安謁高祖收神主送洛陽行園

陵置吏士奉守

以宋弘為大司空

弘薦桓譚為議郎給事中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伺
譚出讓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
帝怪而問之弘免冠謝曰臣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直
導主而令朝廷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湖陽
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
器羣臣莫及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
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
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湖陽公
主帝姊鄧晨之妻晨初喪故曰新寡糟糠之妻共貧賤者也不下堂不忍出之使下堂

秋賈復擊召陵新息皆平之

復部將殺入於潁川太守寇恂戮之復過潁川謂左右
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
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昔蔭相如不畏
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一人皆

兼兩人之饜，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避之，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竝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冬遣將軍馮異入關徵鄧禹還京師。

赤眉發掘諸陵，復入長安，禹擊之，反為所敗。帝遣異代之，敕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乎定安集之耳。」詔禹曰：「慎勿與羣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降，吾以飽待饑，以逸待勞，無得復妄進兵。」○元者善人也，元元者非一人也。塗炭，陷於塗，焚於炭也。

丁亥三年春正月，馮異大破赤眉於崤底，賊眾東走。帝勒軍宜陽，降之，得傳國璽綬。

鄧禹勲受任無功，要異共攻赤眉，異曰：「赤眉眾多，難卒破也。」禹不聽，復戰軍潰，異收散卒堅守，與赤眉約期共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道側，縱兵大戰，日昃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追擊大破之。

帝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赤眉遣劉恭乞降，曰：『盆子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乃降，上所得傳國璽綬，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乎？』盆子丞相徐宣曰：『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惟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備中佼佼者也。』賜崇等洛陽田宅，帝憐盆子，以為趙王郎中。○東隅，日出處，西日垂影在樹端，曰桑榆。失東隅，收桑榆，言朝失暮收也。錚錚，金聲，錚錚，謂鐵之微有剛利者，佼佼，好也，佼佼，言凡備之人稍為勝者。

二月，劉永立董憲為海西王，張步為齊王。

先是，梁王永稱帝於睢陽，帝遣蓋延擊破之，永走湖陵。帝遣伏隆持節使青徐，羣盜張步等聞永破，皆請降，乃使隆即拜步為東萊太守，永聞亦遣使立步為齊王，又立憲為海西王，步欲留隆，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間使上書曰：「臣雖在困厄，授命不顧，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帝得奏，召其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恨不且許而還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永，梁王立之子。

虎符

通鑑卷五

三編卷五

漢光武

四

三月涿郡太守張豐反。彭寵自稱燕王。

帝討王郎，寵發突騎轉糧食，前後不絕，自負其功。帝接之不能滿其意，寵懷不平。幽州牧朱浮與書曰：「遠東有豕，生子白頭，將獻之，道遇羣豕，皆白，以子之功論於朝廷，猶遠東豕也。」至是，豐與寵連兵反。帝遣耿弇祭遵等討豐，斬之。寵為蒼頭子密所殺。帝封子密為不義侯。○漢名奴為蒼頭，身服純黑，以別良人也。

戊子四年秋九月，以侯霸為尚書令。

王莽末，天下亂，霸為臨淮大尹，獨能保全其郡。徵拜尚書令，時朝廷無典故，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

冬十月，隗囂遣馬援奉書入見。

囂使援往觀，公孫述援與述舊同里閭，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雷，援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脩飾邊幅，如偶人形，此

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洛陽，援到，帝在宣德殿南廡下，袒憤坐，迎笑謂援曰：「卿遊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援歸謂囂曰：「上才明勇略，非人敵也。」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脩飾邊幅，如布帛之修整，邊幅也。袒，脫巾也。憤，露髮也。無可無不可，狀其通而不泥。

己丑五年春二月，蘇茂救垂惠，馬武王霸擊破之。劉紆奔佼疆。

先是，劉永將慶吾斬永以降，永將茂周建共立永子紆，帝遣武霸圍紆於垂惠，武為茂建所敗，奔霸營求救，霸

閉營堅壁茂建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乃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敗走霸武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茂兩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謂軍吏曰茂眾遠來糧食不足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建引還道死茂奔下邳紆奔佼疆未幾疆眾敗降梁人斬紆○佼疆人姓名

遣將軍龐萌蓋延擊董憲萌反帝自將討之

萌為人遜順帝信愛之嘗稱可以託孤寄命使與延共擊憲萌與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帝怒自將討之與諸將書曰吾嘗以萌為社稷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後吳漢等平之

夏四月竇融遣使奉書入見詔以融為涼州牧

初隗囂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定意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彪乃著王命論以風之略曰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勇如信布疆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鎖烹醢分裂况公廢不及數子者乎囂不聽彪遂避地河西融以為從事彪為融書策使專意事漢囂使辯士張玄說融合從融不聽遣長史奉書

詣洛陽帝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因授融為涼州牧書至河西皆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冬十月耿弇拔祝阿濟南臨菑與張步戰大破之帝勞弇軍步斬蘇茂以降齊地悉平

十二月隗囂遣子入侍

帝遣來歙說囂遣子恂入侍囂將王元說囂曰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圖王不成其敝猶足以霸囂心然元計雖遣子入質猶負其險阨欲專制方面

徵處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黨光不屈以良為諫議大夫

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黨等私竊虛名誇上求高大不敬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

賓之士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賜帛罷之帝少與光同遊學及即位以物色訪之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是光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逼乎帝曰子陵吾竟不能下汝耶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容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富春山王良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歸復徵至滎陽過其友人友人拒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良慙後徵不應○物色畫象其人物顏色訪求之咄咄咨語也

庚寅六年春正月吳漢等拔胸斬董憲龐萌江淮山東悉平。馮異入朝。

異治關中人言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

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至是入朝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鈞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畱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異在巾車鄉為漢兵所獲帝釋而用之

夏五月隗囂反

遣使稱臣於公孫述述以囂為朔寧王

辛卯七年春三月晦日食詔百僚各上封事不得言聖。

太中大夫鄭興曰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畱思柔克之政帝躬勤政事頗傷嚴急故興奏及之帝常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對曰臣不為讖帝怒曰卿之不為讖非之耶興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先時而合謂不俟朔日而會合也書洪範高明柔克高明者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也宜以柔治剛

冬以杜詩為南陽太守。

詩政治清平時人方於召信臣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召信臣元帝時人

壬辰八年春遣中郎將來歙伐隗囂取略陽斬其守將夏閏

四月帝自將征囂竇融等率五郡兵以從囂眾皆降。

歙襲取略陽據之帝以囂亡要城必悉精銳來攻欲自征囂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帝召問馬援援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軍眾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遂進軍融率五郡兵以從囂眾皆降囂將妻子奔西城

穎川盜起秋九月帝還宮六日自將討之。

穎川盜賊羣起京師騷動帝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八月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車駕還宮謂寇恂曰穎川獨卿能平之耳對曰穎川聞陛下有事

隴蜀故狂狡乘間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遂南征穎川盜賊悉降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雷恂鎮撫吏人受納餘降○兩城謂西城上邽恂前為穎川太守故曰復借

冬公孫述遣兵救隗囂。

校尉溫序為囂將荀宇所獲欲降之序叱曰虜何敢迫脇漢將因以節搃殺數人宇眾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叩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殺母令鬚汚血遂伏劍而死

癸巳九年春正月征虜將軍穎陽侯祭遵卒於軍詔馮異領

其營。

遵為人廉約賞賜盡與士卒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帝悼之甚每嘆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雅歌投壺歌詩雅投壺為樂也

隗囂死諸將立其子純。

秋八月封陰就為宣恩侯。

封陰貴人弟就為宣恩侯復召就兄侍中興欲封之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而一家數人竝蒙爵土今天下缺望誠所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富貴有極人當知足誇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為宗親求位

甲十年夏征西大將軍夏陽侯馮異卒於軍。

冬十月來歙等攻破落門隗純降隴右悉平。

乙未十一年夏六月公孫述使盜殺監護使者來歙詔以將軍馬成代之。

隗純將王元奔蜀述以為將軍使與領軍環安拒河池歙等進攻元安破之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死詔以成代之趙王良從帝送歙喪還入夏城門與中郎將張邯爭道叱邯旋車又詰責門候司隸校尉鮑永劾奏良無

藩臣禮大不敬良貴戚尊重而永劾之朝廷肅然永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嘗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

冬十月公孫述使盜刺殺征南大將軍舞陰侯岑彭。

以郭伋為并州牧。

伋過京師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伋言及之對曰臣聞忠良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丙十二年冬十一月公孫述引兵出戰吳漢擊殺之延岑

以成都降蜀地悉平。

漢與述戰於廣成都間八戰八克述被刺洞胸而死岑以成都降初述徵廣漢李業為博士業固稱疾不起

述使尹融劫以毒酒業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爲此故也融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
 矣何妻子之爲遂飲毒而死又聘巴郡譙玄玄不詣亦
 遣使者以毒藥劫之玄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
 藥玄子瑛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述許之述又徵蜀
 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嘉曰犬馬猶識主
 况於人乎皓嘉皆自殺捷爲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爲癩
 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託青盲以辭徵命帝既
 平蜀玄已卒祠以中牢敕所在還其家錢表業之間徵
 貽永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至合浦太守於是西土皆
 悅○洞穿也青盲
 目疾中牢羊豕也

丁酉十三年春正月詔太官勿受郡國異味

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值百金詔
 以劍賜騎士馬駕鼓車帝嘗出獵夜還上東門候郅憚
 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憚曰火明遠遂不
 受詔帝乃回從中東門入明日憚上書諫曰陛下遠獵
 山林夜以繼晷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憚布百疋貶中
 東門候爲叅封尉○鼓車載鼓之車門候司啓閉出入

之官

夏四月吳漢軍還大饗將士諸功臣皆增邑更封

帝欲完功臣爵去不令以吏職爲過皆以列侯就第鄧
 禹內行淳備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賈復爲人剛毅
 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爲
 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竝不用帝雖制御功
 臣而每能宥其小失故
 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

己亥十五年春正月免大司徒歆歸田里歆自殺

韓歆好直言於帝前證歲將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免
 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歆及子嬰皆自殺

夏四月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

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
 詔下州郡檢覈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
 有書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緣抵
 言於長壽街上得之時皇子東海公陽年十二曰河南

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東海公對帝益奇愛陽○奏刻曰牘書字也繇因繇也抵言托辭也

冬十一月以張堪為漁陽太守

堪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公為政樂不可支

庚子十六年春二月交趾女子徵側徵貳反

辛丑十七年冬十月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

帝如章陵

帝幸章陵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少款曲惟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款曲周旋貌

十二月以莎車王賢為漢大將軍

賢遣使奉獻請都護帝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燉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導迫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悉服屬焉○都總也都護言總護南北道察西域諸國動靜以聞

以馬援為伏波將軍討交趾

徵側等寇亂連年援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至浪泊上與戰大破之斬徵側徵貳立銅柱為界

癸卯十九年夏六月廢皇太子彊為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為

皇太子改名莊

郭后既廢太子彊意不自安願備藩國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封彊為東海王立陽為皇太子

賜雒陽令董宜錢三十萬

刊音

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入因匿主家及主出行以奴驂
乘宜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訴帝帝怒召宜欲笞殺
之宜叩頭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
下乎臣請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門持
之使宜叩頭謝主宜不從疆使頓之宜兩手據地終不
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
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
疆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宜悉以班諸吏繇是能搏擊豪
疆京師莫不震慄○
疆項言不低屈也

秋九月帝如南頓賜復二歲

帝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民復南頓
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
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又言陛下
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復音福除其租
也徭

甲辰二十年夏五月大司馬廣平侯吳漢卒

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
愚無所知識願陛下慎無赦而已

六月以郭况為大鴻臚

帝數幸况第賞賜金帛豐盛莫比京
師號况家為金穴○况郭后之弟

冬十二月遣馬援屯襄國

援自交趾還孟冀迎勞之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
邊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床
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是矣時匈奴
寇天水扶風上黨援自請擊帝使出屯襄國無功而還

乙巳二十一年冬西域十八國遣子入侍請都護不許

莎車王賢欲兼并西域諸國諸國愁懼車師前王鄯善
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
未服皆還其侍子厚加賞賜賢知都護不出擊破鄯善
攻殺龜茲王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尉
帝報曰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
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

誦誠

丙午二十二年冬以劉昆為光祿勳。

初昆為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尋滅後為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為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

戊申二十四年春正月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為南單于款塞內附。

比遣使求內附議者皆以為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帝用耿國議許之冬十月比自立為南單于於是分為南北匈奴後匈奴饑疫自相分爭帝以問臧宮宮曰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以慮敵吾方自思之二十五年春南單于擊北單于破之來請使者監護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置中郎將將兵衛護之

秋七月遣馬援征武陵蠻。

武陵蠻寇臨沅遣將討之不克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遂遣行軍

至臨鄉擊破蠻兵初援嘗有疾虎賁中郎將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意不平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公卿以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通輕俠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伯高者山都長龍述也季良者越騎司馬杜保也會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薄亂羣惑眾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賢固與之交結帝召松固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松由是恨援及援討武陵蠻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則塗夷而運遠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益其咽喉充賊自破以事止之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險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舒與兄弇書曰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

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弁得書奏之帝乃使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卒松因構陷援帝大怒追收氣軍還載之一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坐橐葬城西前雲陽令朱勃上書訟之帝意稍解監軍謁者宋均矯制告諭羣蠻降之○矍鑠輕健貌橐葬草葬也

亥辛二十七年夏五月北匈奴求和親不許

北匈奴遣使求和親帝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勿受其使臧宮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若遺將臨塞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舍近謀遠勞而無功舍遠謀近逸而有終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而復欲遠事邊外乎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未幾北匈奴再乞和親許之○地空盡無物曰赤黃石公秦之隱君子

壬子二十八年秋八月遣諸王就國

先是諸王在京師競修名譽招游士馬援謂呂种曰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至是有告賓客生亂帝詔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种亦與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神人也

甲寅三十年春二月帝東巡

羣臣上言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汗七十

丙辰建武中元元年春二月帝東巡封泰山禪梁陰

帝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乃詔梁松等按索河洛讖文言九世當封禪者凡三十六事於是張純等復奏請封禪許之○梁陰梁父山之北也會昌符識記之書名漢以大德王故曰赤劉光武高帝九世孫泰山為四嶽所宗故名岱宗

冬十一月起明堂靈臺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

會議靈臺所處。帝謂桓譚曰：吾欲以讖決之。譚極言讖之非經。帝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出為六安郡丞。道病卒。○所處謂所宜之地。非經謂不合經典。

丁巳二年春二月帝崩。太子莊即位。

帝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太子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吾自樂此。不為疲也。

顯宗孝明皇帝諱莊。光武第四子。母陰皇后。在位十八年。

戊午永平元年夏五月太傅高密侯鄧禹卒。諡曰元。

東海王彊卒。

己未二年春正月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始服冠冕玉佩。登

靈臺望雲物。○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冬十月行養老禮。

帝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禮畢。帝自為辯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億萬計。帝自為太子。受尚書於榮。及即位。猶尊榮以師禮。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者。

庚申三年春二月立貴人馬氏為皇后。子烜為皇太子。

后援之女也。德冠後宮。既正位。官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

圖畫中興功臣於雲臺。

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為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修。蓋延。邳彤。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

烜音陳

彭音勇

通鑑纂要

通鑑纂要

漢明帝

十五

通寶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椒房皇后所居

夏六月大起北宮既而罷之。

時天旱尚書僕射鍾離意上疏曰北宮大作民失農時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罷之遂應時澍雨帝性褊察嘗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床下帝怒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入君自起撞郎乃赦之○澍雨甘雨也皇天行以正言了生萬物

冬十月帝奉皇太后如章陵。

荆州刺史郭賀有殊政帝賜以三公之服敕行部去澹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澹帷以蔽前後

辛酉四年冬十月陵鄉侯梁松下獄死。

初帝為太子太中大夫鄭興子衆以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荆因松以縑帛請之衆曰太子諸君無外交之義藩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賓客多坐之唯衆

不染於辭。荆光武第七子。

甲子七年春二月以宋均為尚書令。

初均為九江守九江舊多虎暴均下記屬縣曰虎為民害咎在殘吏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其後無復虎患帝聞均名故任以樞機均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為足止姦也然文吏習為欺謾而廉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流亡盜賊為害也均欲叩首爭之時未可改也久將自苦之乃可言耳未及言會遷司隸校尉後帝聞其言追善之

乙丑八年冬十月遣使之天竺求佛法。

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應報以勸誘愚俗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天竺西域國名僧之精於其道者為沙門

漢明帝

竅音并

丙寅九年夏四月匈奴遣子入學。

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四姓非列侯故曰小侯

戊辰十一年春正月東平王蒼來朝。

帝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蒼帝同母弟

庚午十三年冬十一月楚王英有罪廢。

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為符瑞男子燕廣告英等造作圖書有逆謀有司請誅帝以親親不忍廢英徙丹陽涇縣英自殺時窮治楚獄累年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英陰疏天下名士帝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掾史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者大半惟門下掾陸續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備受

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雒陽作食以饋續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故知之使者以狀聞帝乃赦興等禁錮終身○五毒謂四肢及身備受苦楚也

壬申十五年春二月帝東巡耕於下邳三月至魯詣孔子宅。

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癸酉十六年春二月西域諸國遣子入侍。

班超使西域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疎懈超謂其官屬曰此必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平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會其吏士三十六人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遂夜攻虜營順風縱火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眾燒死鄯善震怖納子為質復使超于寘其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降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復通

秋七月。北匈奴寇雲中。

廉范為雲中太守。匈奴大入塞。虜眾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焚火。營中星列。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躡籍。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用兩炬交縛如十字。焚其三頭。手持一端。使敵人望之。疑兵士之多。躡音吝。車踐也。籍。慈夜反。相蹈籍也。

甲十七年。冬十一月。遣竇固擊車師。降之。復置西域都護。

戊己校尉。

以陳睦為都護。司馬耿恭為戊己校尉。屯金浦城。謁者關寵為己校尉。屯柳中城。○戊己。中央也。鎮覆四方。

乙十八年。春二月。北匈奴擊車師。後王安得殺之。遂攻戊己校尉耿恭。恭擊却之。

北單于遣騎擊車師。恭將兵救之。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匈奴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

不得水。吏士渴之。笮馬糞汁飲。恭整衣服。向井再拜。有頃。水泉奔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以為神。遂引去。

○笮。壓也。

秋八月。帝崩。太子烜即位。

帝遵奉建武制度。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館陶公主。光武女。陰皇后所生。梁松所尚。郎位五星。在太微中。帝坐東北。

冬十一月。西域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己校尉關寵。車師叛。與匈奴共圍耿恭。詔酒泉太守段彭將兵救之。

焉耆龜茲攻沒睦。北匈奴圍寵於柳中城。會顯宗崩。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眾。擊走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鐵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遣使招恭。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單于大怒。益兵圍恭。不能下。寵上書求救。帝乃遣彭將兵救之。○耆音支。

龜音邱，茲音慈，焉耆
龜茲皆西域國名

通鑑肇要卷五

通鑑肇要卷六 正編

張景星二銘
雲間 姚培謙平山 同錄
同學汪 福葵忱參閱

肅宗孝章皇帝

諱烜，明帝第五子，母賈貴人，在位十三年。

丙子建初元年春正月，詔二千石勸農桑，慎選舉，順時令，理

冤獄。

時吏尚嚴切，尚書陳寵上疏曰：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陛下宜蕩滌煩苛之法，以濟羣生，全廣至德，帝深納寵言。

關寵敗沒，段彭擊車師，匈奴走，車師復降，罷都護，及戊己

校尉官。班超留屯疏勒。

時校書郎楊終上疏請罷邊兵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厓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帝從之徵還班超超將發還疏勒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得行超亦欲遂其本志乃還疏勒○疏勒西域國名

丁丑二年夏四月大旱。

帝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媚吾以要福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外戚貴盛鮮不傾覆帝乃止馬廖慮美業難終上疏曰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正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太后深納之○廖太后兄創讀曰瘡刀所傷也瘕痕也

己卯四年冬十一月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

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于鴻班固等皆與焉

辛巳六年秋七月以廉范為蜀郡太守。

成都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百姓以為便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范字叔度作則護反襦短衣

壬午七年夏六月廢太子慶為清河王立子肇為皇太子。

先是宋貴人生子慶梁貴人生子肇竇皇后無子養肇為己子謀陷宋氏誣言欲為厭勝之術乃廢慶而立肇

癸未八年春正月下梁竦獄殺之。

太子肇立梁氏私相慶皇后以是忌梁貴人數譖之諸竇遂作飛書陷竦以惡逆竦死獄中梁貴人亦以憂死

○飛書 匿名書

甲元和元年冬十一月賜毛義鄭均穀各千斛。

義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均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仕為尚書○有詔召之曰徵郡國舉擢曰辟

乙酉二年春二月帝東巡。

行過任城幸鄭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為白衣尚書

耕於定陶三月至魯祠孔子。

帝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親屈萬乘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大笑曰非聖者子

孫焉有斯言乎拜僖郎中

丙戌三年夏五月司空倫罷以袁安為司空。

第五倫以老病乞身倫奉公盡節在位以貞白稱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豈可謂無私乎安為人嚴重時大雪積地洛陽令出案行至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于人令以為賢舉為孝廉拜楚郡太守案獄出四百餘家為河南尹政號嚴明常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布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為也至是代倫為司空

詔侍中曹褒定漢禮。

博士曹褒請著漢禮班固以為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傍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各為聚訟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乃拜褒侍中

戊子章和二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年十歲

三月太后臨朝

冬十月侍中竇憲殺都鄉侯暢太后以憲為車騎將軍使

擊北匈奴以贖罪

初憲恃宮掖勢以賤直奪沁水公主園帝召憲切責曰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皇后為毀服深謝乃得解時憲內幹機密暢來弔國憂憲懼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時北匈奴饑亂憲因自求擊北匈奴以贖罪太后從之○沁水公主明帝女用猶以也愈猶差也孤雛腐鼠言棄捨之易幹主也

孝和皇帝諱肇肅宗第四子母梁貴人在位十七年

己丑永元元年夏六月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登燕然山刻

石勒功而還

憲與耿秉出朔方雞鹿塞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大破之單于遁走出塞三十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乃以憲為大將軍

壬辰四年夏六月大將軍竇憲伏誅

竇氏父子兄弟充滿朝廷遂與其黨郭舉等謀逆帝以朝臣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鄭眾謹敏有心機不事豪黨遂與眾議誅憲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憲大將軍印綬迫令自殺竇氏宗族賓客皆免歸班固死獄中固嘗著漢書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昭踵成之

以宦官鄭眾為大長秋

帝策勲班賞眾每辭多受少帝賢之常與之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丁酉九年秋閏八月皇太后竇氏崩冬十月追尊梁貴人為

恭懷皇太后

初梁貴人既死宮省事秘莫有知帝為梁氏出者舞陰公主子梁扈奏記三府求得申議太尉張酺言狀帝感慟良久會貴人姊上書自訟乃知貴人枉歿之狀三公請奏貶竇太后帝以臣子無貶尊上文乃追尊母梁貴人封梁竦三子為侯梁氏自此盛

壬十四年夏六月徵班超還京師

超家貧為官傭書以供養常投筆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墨間乎後為西域都護西域悉納質內屬封定遠侯至是年老乞歸上疏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乃徵超還以任尚代為都護尚請教超曰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尚私謂所親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超尋卒尚後竟失邊和○佚音迭蕩佚寬大舒緩之意

冬十月立貴人鄧氏為皇后

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騭終帝世不過中郎將○后鄧禹子訓之女

乙元興元年冬十二月帝崩太子隆即位

帝生始百餘日迎立以為太子即位

太后臨朝

孝殤皇帝

諱隆和帝少子在位一年

丙延平元年秋八月帝崩太后迎清河王祐入即位太后

猶臨朝

恭宗孝安皇帝

諱祐肅宗孫清河孝王慶子母左姬在位十九年

丁永初元年夏五月以魯恭為司徒

初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以明經得名待詔公車拜中牟令螟不犯境化及鳥獸豎子有仁心至是代梁鮪為司徒

戊申二年冬十一月徵鄧騭為大將軍。

騭推進賢士弘農楊震孤貧好學通達博覽諸儒語曰關西孔子揚伯起騭聞而辟之累遷荊州刺史震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夜懷金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者子孫嘗蔬食步行或欲令為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庚戌四年春正月以虞詡為朝歌長討縣境羣盜平之。

時朝歌賊數千人攻殺長吏連年不能禁鄧騭惡詡乃以為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賞其罪使人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擒

之賊繇是駭散縣境皆平。

賞音科免也

乙卯元初二年冬以虞詡為武都太守擊羗破之。

太后以詡為武都太守羗眾數千遮詡於陳倉峭谷詡即停軍不進宜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羗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羗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而今日行二百里何也詡曰虜眾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我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眾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羗眾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彊弩勿發潛發小弩羗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羗大震退詡悉陳其兵眾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羗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設伏掩擊大破之賊繇是敗散一郡遂安

辛酉建光元年夏封宦者江京李閏皆為列侯。

京閏與中常侍樊豐等及帝乳母王聖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治以去穢為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不省

壬戌 延光元年冬汝南黃憲卒

憲字叔度世貧賤父為牛醫荀淑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異之與語移日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至袁閔所問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閔曰見吾叔度耶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為無不及既觀其人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太原郭泰過閔不宿而退往從憲累日方還或問之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清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暫到京師即還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閔一作閔奉高閔字側出汎泉正出濫泉汎音執濫音檻扼掬也

甲子 三年春三月策收太尉震印綬震自殺

中常侍樊豐等屢譖楊震帝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遣歸故鄉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孽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因飲鴆而卒

乙丑 四年春三月帝崩太后臨朝迎北鄉侯懿入即位

太后欲久專國政貧立幼年與閭顯等定策禁中迎章帝孫濟北惠王子懿即位○濟北惠王名壽章帝第五子申貴人所生

冬十月北鄉侯薨○十一月中黃門孫程等迎濟陰王保

入即位誅閭顯等遷太后於離宮封程等十九人為列侯

孝順皇帝諱保安帝子母李氏在位十九年

丙寅 永建元年秋七月以左雄為尚書

僕射虞詡上疏曰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繇是拜雄尚書○容容隨眾上下也

丁卯二年秋七月以處士黃瓊為議郎

時徵瓊將至李固以書逆遺之曰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宏此遠謨令眾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拜議郎數上疏言事帝頗采用之固司徒郃之子少好學常改易姓名負笈從師不遠千里究覽墳籍為世大儒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合同業諸生知其為郃子也○嶢與嶢通嶢嶢太堅易為玷缺皦皦太白易為穢汙笈音及書箱也

壬申陽嘉元年春正月立貴人梁氏為皇后

冬立孝廉限年課試法

左雄上言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諸儒各謂其師說為家法

癸酉二年春正月封乳母宋娥為山陽君

帝之立也娥與其謀故封之左雄諫不聽

夏四月京師地拆詔引敦樸士對策

李固對曰宋阿母雖有功勤但加賞賜足酬其勞裂土開國實乖舊典梁氏子弟羣從宜令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震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為天喉舌尚書為陛下喉舌宜擇其人以毗聖政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帝覽對以固為第一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而阿母宦者皆疾之詐為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

漢順帝

出為洛令棄官居漢中

丁丑 永和二年冬十月徵處士法真不至

扶風法真博通內外學隱居不仕帝四徵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

辛巳 六年秋八月大將軍梁商卒以梁冀為大將軍不疑為

河南尹不疑冀之弟

壬午 漢安元年秋八月遣八使分行州郡

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羨樂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梁冀不疑無君之心十五事帝雖知綱言直不精言能用也○千石六百石墨綬三采

以張綱為廣陵太守

梁冀恨綱思有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乃以綱為廣陵太守綱單車徑詣嬰壘門以書諭嬰嬰率所部歸降論功當封冀過之在郡一歲卒時冀州刺史蘇章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案其姦賊乃為設酒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壘門軍之壁門也孺文章字

癸未 二年冬十一月增孝廉為四科

尚書令黃瓊以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帝從之

甲申 建康元年夏四月立皇子炳為太子

太子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种嵩監其家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嵩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今

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耶。楚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帝亦嘉其持重。

秋八月帝崩太子炳即位。時年二歲

太后臨朝。○以李固為太尉錄尚書事。

九月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

皇甫規對曰陛下攝政之初而災異不息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遣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修謙節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採楫者也若其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安固之道哉冀以規為下第○度濟也

孝冲皇帝諱炳順帝子母虞貴人在位一年

乙酉永嘉元年春正月帝崩。

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子纘至京師大將軍冀白太后

迎纘入即位罷蒜歸國。蒜音贊

蒜纘皆章帝曾孫蒜為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卿皆歸心焉而纘年八歲李固謂梁冀曰立帝宜擇長年有德任親政事者冀不從與太后定策迎纘罷蒜

孝質皇帝諱纘章帝曾孫渤海孝王子母陳夫人在位一年

丙戌本初元年夏閏六月大將軍冀進毒弑帝白太后策免

太尉固迎蠡吾侯志入即位太后猶臨朝。

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深惡之使左右置毒於煮餅以進帝暴崩議立嗣李固杜喬皆欲立清河王蒜冀白太后策免固迎蠡吾侯志即皇帝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聽政○跋扈猶言彊梁扈竹籬以候魚者水退小魚獨留大者跳跋籬扈而出

孝桓皇帝

諱志章帝曾孫平原王翼子母夏氏在位二十一年

丁建和元年夏六月以杜喬為太尉

自李固之廢內外喪氣唯喬正色無所回撓朝野皆倚望焉

冬十一月貶清河王蒜為尉氏侯徙桂陽蒜自殺下李固

杜喬獄殺之

時清和劉文等謀立蒜事覺蒜坐貶徙自殺梁冀誣固喬與文交通收固下獄門生王調等數十人詣闕通訴

太后詔赦之冀恐終為己害乃更奏前事從事中郎馬融為作章表長史吳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

公若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固遂死獄中收繫喬亦死獄中冀暴固喬尸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郭亮董

班喬故掾揚匡詣闕上書竝乞二公骸骨太后許之

己丑三年秋九月前朗陵侯相荀淑卒

相大將軍冀曰淑

淑嘗舉賢良對策譏刺貴幸梁冀忌之出為朗陵相位

事明治稱為神君有子八人儉緝靖熹汪爽蕭勇並有

名稱時人謂之八龍李膺性簡亢惟以淑為師爽嘗謁

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陳寔詣淑

元方將車李方持杖後從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荀

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著膝前

於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元方子長文與李

方子孝先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邱太邱

曰元方難為兄李方難為弟○元方名紀寔長子李方

名諶寔次子長文名羣孝先名忠叔慈靖字慈明爽字

寔為太邱長

辛卯元嘉元年春正月朔尚書張陵劾大將軍冀罪詔以俸

贖

羣臣朝賀冀帶劍入省陵叱出敕羽林虎賁奪劍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詔以一歲俸贖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謂曰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才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癸巳永興元年秋七月河溢民饑以朱穆為冀州刺史尋徵下獄輸作左校。

穆奏劾諸郡貪汙者有至自殺或死獄中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僭為王匣穆下郡案驗吏發墓剖棺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乃赦之○輸作左校謂輸贖工作於左校中也。

丙申永壽二年秋以韓韶為羸長。

泰山瑯琊賊公孫舉等聚眾寇青兗徐州討之連年不克尚書選能治劇者以韶為羸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羸境韶與同郡荀叔鍾皓陳寔皆嘗為縣長所至以德政稱時人謂之穎川四長。

己亥延熹二年秋八月大將軍梁冀伏誅。

梁氏七侯三后六貴人三大將軍尚公主者三人卿相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崔琦作外戚箴

以諷冀冀殺之帝與中常侍單超左悺定議超辟出血為盟使黃門令貝瑗等將兵圍冀第冀及妻孫壽皆自殺悉收梁氏孫氏無長少皆棄市封超等五人為列侯○五侯唐衡單超左悺徐璜貝瑗。

以黃瓊為太尉。

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瓊首居公位乃舉奏州郡貪汙死徙十餘人辟汝南范滂滂少厲清節嘗為清詔使按察冀州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賊汙者皆望風解印綬去。

徵處士徐穉姜肱袁閔韋著李曇皆不至。

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帝悉以安車玄纁徵之皆不至穉豫章人家貧嘗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蕃以禮請署功曹穉既謁而退蕃性方峻不接賓客穉來持設一榻去則懸之穉嘗為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追之及於塗容為設飲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為我謝林宗大樹將顛非一

漢桓帝

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擇往弔之
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眾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
南川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
無德以堪之也肱彭城人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
著聞嘗夜遇盜弟兄爭死盜兩釋焉閔汝南人苦身修
節以耕學為業著京兆人隱居講授墨穎川人繼母酷
烈能奉之謹帝又徵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
于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
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使桓生行死歸
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林宗泰字孺子穉字

封宦者侯覽等為列侯殺白馬令李雲弘農掾杜眾

梁冀既誅權歸宦官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時災異數
見雲露布上書帝怒逮雲送獄眾傷雲以忠諫獲罪上
書願與雲同死帝愈怒并下之獄皆死獄中黃瓊上疏
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官充朝李固
杜喬既以忠言橫見殘滅而李雲杜眾復以直道繼踵
受誅海內傷懼益以怨結書奏不省○露布謂不封也
冬十月以爰延為五官中郎將

帝問延朕何如主對曰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
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
可與為善可與為
非帝曰敬聞闕矣

四年秋九月以劉寵為司空

寵拜會稽太守簡除煩苛郡中大治徵為將作大匠山
陰縣有五老叟人齎百錢送寵曰自明府下車以來
狗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當見棄去
故自扶奉送寵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乙巳八年夏五月太尉秉卒

楊秉清白寡欲嘗稱我
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秋九月以李膺為司隸校尉

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逃還京師
匿於兄讓第舍藏於合柱中膺率吏卒破柱取朔殺之
自此諸黃門皆鞠躬屏氣時朝綱頽弛而膺獨持風
裁士有破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云○合柱夾壁也

以劉寬為尚書令。

寬歷典三郡溫仁多恕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

丙午九年秋七月殺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瓚捕司隸

校尉李膺大僕杜密部黨二百餘人下獄遂策免太尉蕃

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勢犯法瓚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瓚瑨罪當棄市陳蕃諫不納司寇論刑瓚瑨竟死獄中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膺收捕逢有竟按殺之宦官教成弟子牢修生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帝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案經三府蕃卻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辭連杜密陳翔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寔曰我不就獄眾無所恃乃往請囚滂至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

臯陶滂曰臯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人策免之時黨獄所深皆天下名賢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乃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之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不問密素與膺名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密嘗為北海相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曰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聞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初帝受學于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房植有名當朝鄉人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成尤隙繇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瑨以岑旺為功曹皆委心聽任於是二郡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彪為其冠與膺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楷模李

元禮不畏彊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屢履到門泰字林宗始見膺膺大奇之遂相與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輛林宗惟與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僊焉或勸林宗仕進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茅容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容獨危坐林宗見之而奇其異因勸令學卒以成德孟敏容居太原荷甌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仇覽為蒲亭長民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親到元家為陳元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考城令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非少鷹鷂之志邪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以一月俸資覽入太學覽常自守符融謂曰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遊談其中高揖而去融以告林宗林宗因與融齎刺謁之遂請留宿林宗嗟嘆下床為拜林宗游郡國行

遇雨中一角墊時人乃故折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或問滂曰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彪字偉節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為賈子生女名為賈女○風角觀四方之風知吉凶也三公之府平署連署其名也軌車轍也掃除轍迹示不與人交也寒蟬無聲喻勝寂嘿不言主畫諾言資備員惟諾而已屣履著履而不兜起也覽一名香隱遁而不違其親常相依也

丁未永康元年夏六月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

陳蕃既免朝臣震慄莫敢復為黨人言者賈彪乃入雒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等使訟之武上疏諝亦表請帝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三木囊頭暴於階下甫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為唇齒其意如何滂曰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污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不愧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乃赦黨

人二百餘人。滂往候詔而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吾何謝焉？初，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多至百數。唯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迫切，弼曰：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三木頭及手足皆有械，更以物蒙覆其頭，叔向祁奚、春秋晉大夫范宣子殺欒盈之黨，叔虎與焉，并囚叔向、祁奚，見宣子而免之，奚不見向而歸，明為國非私向也，向不謝奚，明奚不為已也。

冬十二月，帝崩，太后臨朝。遣使迎解瀆亭侯宏詣京師。

竇武名侍御史劉儵，問以國中宗室之賢者，儵稱孝王曾孫宏、武白、太后定策禁中，迎之即位。

孝靈皇帝諱宏，肅宗玄孫，母董夫人，桓帝無子，竇后立之，在位二十二年。

戊建寧元年秋九月，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奏誅宦者曹節等，節等殺之，遂遷太后於南宮。

蕃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等皆列於朝，共參政事。天下想望太平，而節與王甫等操弄國柄，共相朋結，蕃與武謀誅之，事泄，節等矯詔殺蕃、武。

己酉二年冬十月，復治鉤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

初膺等雖廢錮，士大夫皆高尚其道，更相標榜，為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入者也。張儉、翟超、岑暉、苑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孝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陳竇誅復申黨人之禁，曹節因諷有司，奏諸鉤黨李膺等，請下州郡考治，時帝年十四，問節等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耶？對曰：相舉羣輩，欲為不軌，帝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帝乃可其奏，或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待御史景毅子顧為膺門徒，未有錄。

謀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汝南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至征卷，抱詔書閉傳舍，伏床而泣。一縣不知所為，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官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曰：「汝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聞者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為黨人，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之，私為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爾。』泰雖好臧否，而不為危言激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張儉亡命，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乎？』欽曰：『遠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儉與魯國孔褒有舊，亡抵褒，不遇，褒弟融年十六，匿之。後事泄，儉得亡走國，相收，褒融送獄，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

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止。讞之，詔書竟坐褒及黨禁解，儉乃還鄉里。復馥開儉亡命，歎曰：「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剪鬚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姓名為治家傭。初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恥之，陳寔獨弔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主，至為擁彗先驅。卒有阬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間，自同傭人。滂等罹黨錮之禍，惟蟠超然免於評論。○鈞黨謂相鈞援以為黨也。明廷猶云：「明府指毛欽載半去，言不執儉分仁義一半去也。」

子 熹平元年春三月太傅胡廣卒。

廣周流四公，歷事六帝，練達故事，明解朝章，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然溫柔謹慤，常遜言恭色，以取媚於時。天下以此薄之。○廣一復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伯始、廣字。

乙卯四年春三月立石經於太學門外。

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為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於太學門外使後學取正焉。鑄五經於石碑曰石經古文謂孔壁中書篆隸皆秦使程邈所作篆有大篆有小篆隸趨簡易施諸徒隸也。

丁巳六年冬十月鮮卑寇遼西太守趙苞破之。

苞遣使迎母道經柳城值鮮卑入寇鈔劫苞母載以擊郡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欲以微祿奉養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惟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即進戰破賊其母為賊所害苞歸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遂死。

戊午光和元年夏四月侍中寺雌雞化為雄六月有黑氣墮

溫德殿中。秋七月青虹見玉堂殿庭中。

帝以災異詔問消復之術蔡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前者乳母趙婕妤諛驕溢永樂門史霍玉依阻為姦今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夫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為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為至戒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中常侍程璜使人飛章言邕私事下雒陽獄劾大不敬棄市中常侍河南呂彊力為申請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寺中寺內署也。

冬十月初開西邸賣官。

帝每歎桓帝不能作家故賣官聚錢以為私藏嘗問侍中楊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彊項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奇震曾孫震死有大鳥集震喪前悲鳴淚下葬畢飛去。

壬戌五年冬以桓典為侍御史。

典為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驄馬京師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驄馬青白色。

甲子中平元年春二月黃巾賊張角等起。

角鉅鹿人，以妖術教授弟子，轉相誑聚，眾數十萬。揚賜土言，宜救州郡，簡別流民，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事留中，角遂置三十六方，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歲在甲子，天下大吉。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以中常侍封諂徐奉等為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角弟子唐周上書告之，詔捕角等。角救諸方俱起，皆著黃巾為識。角自稱天公將軍，弟寶稱地公將軍，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劫，旬月之間，天下響應。

三月赦黨人。

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中常侍呂強亦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為變滋大。帝懼而從之，發兵遣中郎將盧植討張角，皇甫嵩朱雋討潁川黃巾。」

殺中常侍呂強侍中向栩郎中張鈞。

時趙忠張讓等貴寵，帝常言：「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及詔奉事發，帝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角通，皆叩頭求退，已而共譖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帝名強，強怒曰：『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相譏刺左右，讓誣相與角為內應，殺之。鈞上書曰：『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者，皆繇十常侍宗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權財利，侵掠百姓，百姓冤無所訴，故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帝以鈞章示諸常侍，御史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掠死獄中。

夏五月皇甫嵩朱雋與騎都尉曹操合軍討三郡黃巾破

平之。

操父嵩為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本末，或云夏侯氏子也。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時人未之奇也。惟太尉橋玄及南陽何顥異焉。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顥見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是人也。」時汝南許劭與從兄靖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

其題品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操往選劭問曰我何如
人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喜而去後舉孝
廉為郎至是平
賊遷濟南相

交趾吏民作亂以賈琮為刺史討平之

交趾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叛及琮為
刺史到部遺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
役誅斬渠帥簡選良吏歲間蕩定百姓以安歌
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冬十月皇甫嵩與張角弟梁寶戰皆斬之

詔遣嵩討角時角已死嵩與其弟梁戰斬梁復
攻梁弟寶斬之嵩能溫郵士卒故所向有功

乙丑二年春三月以崔烈為司徒

烈本冀州名士至是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聲
譽頓衰帝謂所親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烈問其子鈞
外議何如子曰
人嫌其銅臭耳

丁卯四年冬十月前太邱長陳寔卒

寔在鄉間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
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及卒
海內赴弔者
三萬餘人

戊辰五年春二月以劉焉為益州牧劉虞為幽州牧

焉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且用
非其人所致宜改置牧伯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朝廷
遂從焉議選列卿尚書為州牧各以本秩居
任以焉為益州虞為幽州州任之重自此始

己巳六年夏四月帝崩子辯即位太后臨朝封弟協為陳留

王

初后生辯養於道人史子眇家號曰史侯王美人生協
董太后自養之號曰董侯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
欲立協猶豫未決會疾篤屬協於黃門蹇碩欲先誅何
進而立協使人迎進進往碩司馬潘隱迎而白之進驚

馳歸營稱疾不入
辯即位年十四

秋七月大將軍進召董卓將兵詣京師太后詔罷諸宦官
八月宦官張讓等入宮殺進劫太后帝出至河上司隸校尉袁紹捕宦官悉誅之帝還宮以卓為司空

紹說何進悉誅閹宦進曰太后太后曰中官統領禁省漢家故事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事久不決紹等又為畫策召四方猛將使竝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諫曰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疆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為亂階耳進不聽召卓使將兵詣京師卓時為破虜將軍討兗賊即時就道并上書請收讓等太后猶不從進以紹為司隸校尉紹促卓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紹勸進便於此決之再三不許謀頗泄讓子婦太后之

妹也讓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太后乃詔皆復入直進入長樂宮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讓與段珪使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其黨數十人伏兵斬進將太后少帝及陳留王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窗下仰數珪珪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紹引兵屯闕下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讓珪等遂將帝與陳留王步出穀門公卿無從者惟植及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貢厲聲責讓等因手劍斬數人讓等惶怖投河而死貢扶帝與陳留王夜逐螢光還至雒舍明且帝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南行卓迎於北芒阪下與帝語語不可了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之由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為賢且自以與董太后同族而王為后所養遂有廢立之意是日帝還宮以卓為司空蔡邕亡命江海積十二年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詈曰我能族入邕懼而應命到署祭酒甚見敬重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為侍中○楚楚悽愴若楚之意三臺漢以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

九月袁紹出奔冀州卓廢帝為弘農王奉陳留王協即位遂弒太后何氏

董卓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眾不從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爾謂董卓刀為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引佩刀橫揖徑出逃奔冀州卓遂脅太后廢帝為弘農王立陳留王為帝卓又議太后跋迫永樂宮至憂死逆婦姑禮乃遷永安宮酖殺之○跋迫蹶迫猶促迫也何太后遷董卓於永樂宮憂怖暴崩冬十一月卓自為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十二月徵處士申屠蟠不至以黃琬為太尉楊彪為司徒荀爽為司空

之行笑而不答竟以壽終

以袁紹為渤海太守

董卓購求紹急周岱伍瓊曰紹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為變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乃拜紹為渤海太守又以紹從弟術為後將軍曹操為驍騎校尉術奔南陽操變易姓名間行東歸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

通鑑纂要卷六

通鑑纂要

正編卷六

漢靈帝

廿二

通鑑肇要卷七 正編

雲間 姚培謙平山 同錄
張景星二銘

同學王斂福鳳山參閱

孝獻皇帝

諱協靈帝中子母王美人，在位三十一年。

庚午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起兵討卓推袁紹為盟主。

紹自號車騎將軍屯河內曹操屯酸棗袁術屯魯陽衆各數萬豪傑多歸心紹濟北相鮑信獨謂操曰君畧不世出殆天之所啓乎

卓弒弘農王。

三月卓遷都長安燒洛陽宮廟發諸帝陵車駕西遷。

董卓以山東兵盛遷都避之帝至長安卓未至朝政皆委之司徒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又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

長沙太守孫堅舉兵討卓將軍袁術據南陽表堅領豫州刺史

堅起兵殺刺史王叡太守張咨至魯陽與術合兵術由是得據南陽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堅與官屬會飲於魯陽城東董卓步騎數萬卒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其整不敢攻而還

以劉表為荊州刺史

南郡名士蒯越勸表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也表曰善

曹操與卓兵戰於滎陽不克還屯河內

袁紹等諸軍畏董卓之彊莫敢先進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至滎陽遇卓將徐榮與戰操兵敗為流矢所中馬亦被創從弟洪以馬與操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夜遁還酸棗棗者

夏四月以公孫度為遼東太守

辛未二年春正月關東諸將奉大司馬劉虞為帝虞不受

關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亡虞宗室賢雋欲共立為主上虞尊號虞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王室而返造逆謀以相垢汙耶虞欲奔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

二月孫堅進兵擊卓卓敗西走堅入洛陽修塞諸陵而還

○夏四月卓至長安

六月袁紹逐冀州牧韓馥自領州事

紹密要公孫瓚取冀州使馥所親荀諲等說馥曰君自料寬仁容衆孰與袁氏智勇過人孰與袁氏世布恩德孰與袁氏馥曰皆不如也諲曰袁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彼不為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彼若與瓚取之危亡可立而待若舉冀州以讓袁氏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馥然其計馥長史耿武等聞而諫曰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若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馥乃避位讓紹紹承制以馥為奮威將軍馥去依張邈後紹使至與邈耳語馥謂圖己遂自殺○仰我鼻息伏我呼吸之力也

冬十月公孫瓚攻袁紹以劉備為平原相

瓚破青州黃巾威名大震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疆大袁紹袁術亦自相離貳術遣孫堅擊董卓未返紹遣周昂襲奪堅陽城堅引兵擊昂走之術遣公孫越助堅攻昂越為流矢所中死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數紹罪惡進兵攻之冀州諸城多畔從瓚備涿郡人中山靖王後少孤貧有大志嘗與瓚同師事

盧植因往依瓚至是瓚使與其將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為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友善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常山趙雲為郡將兵詣瓚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為備主騎兵○中山靖王景帝第八子

袁術使孫堅擊劉表表軍射殺之

河南尹朱儁移書州郡徵兵討卓

管寧邴原王烈適遼東

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寧原烈北海人皆往依焉寧少時與華歆為友嘗共鋤菜見金寧揮鋤不顧歆捉而擲之入以是知其優劣寧既見度乃廬於山谷每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無見也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原歸烈少時名聞在原寧之右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之使人遺

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為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老父還尋得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度欲以烈為長史烈辭之為商賈以自穢乃免○訾者格標品之也彥方烈字

壬申三年春正月卓遣校尉李傕郭汜張濟擊朱儁於中牟破之遂掠潁川

荀淑孫彧少有才名何顥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亂或恐潁川有難先率宗族去依韓馥會袁紹已奪馥位待以上賓之禮或度紹不能定大業聞曹操有雄略乃從操操與語悅曰吾子房也以為奮武司馬至催汜掠潁川其鄉人留者多為所殺○催音確汜音梵

夏四月王允使中郎將呂布誅董卓詔允錄尚書事以布為奮威將軍共秉朝政

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布膂力過人卓信愛之誓為父子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布見允言狀允因以誅卓之謀告之使為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耶布遂許之允使瑞書詔授布及卓入朝布伏勇士於北掖門刺之卓傷臂墜車大呼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應聲持矛刺卓趨兵斬之即出懷中詔版以令更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更士皆稱萬歲蔡邕在允坐聞之驚歎允叱之曰卓國之大賊君懷其私遇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死獄中未幾卓故將李傕郭汜舉兵犯關殺允布走出關○士孫複姓

黃巾寇兗州殺刺史劉岱曹操入據之自稱刺史

冬十月以劉表為荊州牧

癸酉四年春正月袁術進兵封邱曹操擊破之術走壽春自領揚州事

甲與平元年秋九月劉焉卒以其子璋為益州牧陶謙卒劉備兼領徐州

謙為徐州牧曹操擊徐州備救謙表備為豫州刺史謙疾篤謂別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謙卒糜竺率州人迎備遂兼領徐州

以劉繇為揚州刺史

乙亥二年春二月李傕攻郭汜劫帝入其營

夏四月郭汜攻李傕傕遷帝於北塢

曹操攻拔定陶呂布走歸劉備

操欲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將軍本以兗州首事河濟天下要地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操遂攻布布東奔備○操初舉兵於陳畱故以兗州為首

事

六月將軍張濟迎帝東歸

冬十月以曹操為兗州牧

十二月帝至弘農張濟與傕汜合追帝至陝帝渡河入李

樂營

郭汜黨復謀脅乘輿西行楊定董承將兵迎天子幸楊奉營張濟與奉承不相平乃復與傕汜合車駕遂幸弘農濟傕汜共追乘輿大戰於弘農東澗承奉軍敗乃譎傕等與連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率眾共擊傕等大破之車駕發東傕等復來戰奉等大敗至陝樂令車駕御船帝乃渡河到大陽幸樂營○白波帥黃巾餘黨郭太等起邊首先於西河白波谷因號白波賊

孫策擊劉繇於曲阿破走之

孫堅生四男策權翊匡堅初與義兵策將母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堅薨乃渡江居江都策舅吳景時為丹陽太守策乃載母徙曲阿到壽春見袁術術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時繇據曲阿策說術乞助景等平定江東術表策為折衝校尉率眾五六千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攻繇於曲阿繇兵敗走

袁紹圍東郡執太守臧洪殺之

洪為東郡太守曹操圍張超於雍邱超言唯恃洪當來救吾眾以為袁曹方睦洪為紹所表用必不敗好以招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肯本者洪聞之果徒跣號泣從紹請兵赴難紹不與雍邱遂潰超自殺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與兵圍之歷年不下令陳琳以書喻之洪復書曰僕蒙主人傾蓋遂竊大州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郡將遣見請師見拒使洪故君遂至淪沒斯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者也紹遂急攻城陷執洪謂曰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惜洪力劣不能為天下報讐何謂服乎紹殺之洪邑人陳容時在紹坐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慚使人牽出容曰今日寧與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容復見殺在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危者已何一日殺二烈士○子源洪字

丙建安元年夏六月劉備與袁術戰於盱眙呂布襲取下邳備降於布遂與并兵擊術

術攻備以爭徐州備使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於盱眙術與布書勸令襲下邳許助以軍糧布引軍東下飛敗走布袁備妻子及將吏家只備收餘兵與術戰又敗請於布布亦忿術軍糧不繼復以備為豫州刺史與并勢擊術使屯小沛布自稱徐州牧

秋七月帝還雒陽曹操入朝自為司隸校尉錄尚書事

帝還雒陽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依墻壁間操將兵詣洛陽帝以操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於是誅有罪

賞有功於死節封董承等十三人為列侯

曹操遷帝於許自為大將軍封武平侯。

操引董昭問計昭曰此中諸將人殊意異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操曰此孤本志也乃奉徙大駕至許自是政歸曹氏天子守位而已

孫策取會稽太守王朗降。

策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說朗降策自領會稽太守

冬十月曹操以荀彧為侍中尚書令荀攸為軍師郭嘉為

祭酒。

操問或以策謀之士或薦其從子攸及嘉操徵攸與語大悅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當何憂哉以為軍師嘉初往見袁紹紹甚敬禮之居數日嘉訝其多端寡要好謀無決遂去之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喜曰使孤

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公達攸字

募民屯田許下州郡並置田官。

時天下亂離民棄農桑諸軍並起率乏糧穀袁紹軍仰桑堪袁術取給蒲贏棗祗請置屯田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呂布復攻劉備備走歸許詔以為豫州牧遣東屯沛。

布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為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操以問郭嘉嘉曰公推誠仗信以招俊傑今備以窮歸己而害之則志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操笑曰君得之矣遂遣東屯沛收散兵以圖布

丑丁二年春正月以鍾繇為司隸校尉督關中諸軍。

袁紹與曹操書辭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強無

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公糾之以猛，而上知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惟才所宜，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掉遜，以收名譽，公以至心待人，此德勝也。紹恤近忽遠，公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聽讒言惑亂，公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混淆，公法度嚴明，此文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此武勝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操又恐紹侵擾關中，或曰：侍中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公無憂矣。乃表繇持節督關中。

袁術稱帝。

孫策與術書曰：湯武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徒以幼小脅於疆臣，宜効忠守節，以報王室。術不納策，遂絕之。至是，僭號於壽春，自稱仲家。○仲或作冲。一曰：號其國曰仲。

夏五月，以呂布為左將軍，布討袁術，破其兵。

初，術懼布為子求婚，布許之。至是，術遣韓胤以僭號告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陳珪恐徐揚合從為難，未已。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今與術結姻，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繫卵之危矣。女已在途，布追還絕婚，執胤送許。曹操殺之，珪欲使子登詣操，布固不肯，會使至，詔以布為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行，并令奉章謝恩。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令陰合部衆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曰：卿父勸吾協同，操絕昏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為卿所賣耳。登徐對曰：登見操，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即為用，飽則颺去。布意乃解。術怒，布殺胤，遣將張勳等與韓暹、楊奉步騎數萬攻布。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扶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今術造逆，宜共誅討。可因今者同力破術，為國除害。又許破術兵，悉以軍資與之。暹奉大喜，遂共擊勳等破之。○公路，術字。

戊寅三年秋九月，呂布復攻劉備，冬，曹操擊布，殺之。

布復與袁術通遣高順張遼攻備虜備妻子備單身走
 操擊布圍下邳月餘布困迫乃降布見操曰明公之所
 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
 足定也操命緩布縛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布事丁建陽
 董太師乎操領之縊殺布○丁原字建陽以布為主簿
 大見親待太師董卓也誘布殺原而拜其兵誓為父子
 後王允使布刺殺
 卓領之謂首肯也

以劉備為左將軍○以孫策為討逆將軍封吳侯。

操表策為討逆將軍袁術以周瑜為居巢長魯肅為東城長瑜肅知術無成棄官渡江從策

袁紹攻公孫瓚圍之瓚自焚死

己卯四年夏袁術北走詔劉備將兵邀之術還走死。

術竊偽號淫侈滋甚膝御數百下饑困莫之簡卹於是資實空盡不能自立乃燒宮室奔其部曲陳簡雷薄復為簡等所拒遂大困窮士卒散走慶濊不知所為遂歸帝號於從兄紹欲北至青州從袁譚曹操使備邀之不

得過復走還壽春六月至江亭坐篔簹牀而歎曰袁術乃至是乎○邀遮繞也篔簹牀謂無茵席也吳書作櫺牀

冬十一月孫策襲廬江取之徇豫章太守華歆降。

劉備起兵徐州討曹操操遣兵擊之。

帝舅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誅操未發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時正當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雷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种輯等同謀會操遣備要擊袁術備遂殺徐州刺史車胄雷關羽守下邳身便備還小沛遣使與紹連兵操遣兵擊之不克大者管操

庚辰五年春正月操殺車騎將軍董承遂擊備破之備奔冀

州。

承謀洩操殺承等遂擊備獲其妻子進拔下邳擒關羽備遂奔青州歸袁紹

夏四月袁紹遣兵攻白馬曹操擊破之斬其將顏良文醜。

紹移檄州郡數操罪惡遣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
操使張遼關羽為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
於萬眾中斬其首而還遂解白馬圍醜與劉備將騎五
六千前後至操縱擊大破之斬醜紹軍奪氣操即表封
羽為漢壽亭侯初操壯羽為人而察無留意使張遼以
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
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立効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
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
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備於袁軍左
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弗追也

孫策卒弟權代領其眾

策欲乘虛襲許未發會先所殺吳郡太守許貢奴客因
其出獵伏而射之中頰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
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
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
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
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遂卒

秋九月袁紹攻曹操於官渡冬十月操襲破其輜重紹軍

大潰

以孫權為討虜將軍

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
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即表權為
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周瑜薦魯肅於權權與語悅之
合榻對飲問計肅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
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
變耳張昭毀肅年少窳疎權益重之

益州司馬張魯據漢中

魯以劉璋闇
懦遂據漢中

辛巳六年秋九月曹操擊劉備於汝南備奔荊州

備在荊州數年嘗於劉表坐起至廁慨然流涕表怪問
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
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
不建是以悲耳○髀股骨也

壬午七年春正月。曹操復進軍官渡。夏五月。袁紹卒。幼子尚襲行州事。長子譚出屯黎陽。操攻敗之。

紹有三子。譚、熙、尚。紹後妻劉氏愛尚。紹欲以為後。乃以譚繼。兄後出為青州刺史。以熙為幽州刺史。紹卒。眾以譚長。欲立之。逢紀審配矯紹遺命。立尚。譚出屯黎陽。操攻譚。尚自將助之。與操相拒。譚尚數敗。其後譚尚相攻。尚敗。走幽州。幽州將吏逐熙。遣使降操。熙尚俱奔烏桓。操擊烏桓。破之。熙尚奔遼東。公孫康斬之。操斬譚於南皮。

丁亥十二年冬十月。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

亮瑯琊人。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備訪世事於司馬徽。徽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亦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由是備遂詣亮。三往乃見。因曰：漢室傾頹。姦人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君謂

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國險民附。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用武之國。其主不能守。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劉璋闇弱。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德公嘗謂孔明為臥龍。士元為鳳雛。德操為水鑑。○孔明亮字士元。名統。德公士元。諸父德操。徽字冰。與鑑取其明也。

戊子十三年夏六月。罷三公官。曹操自為丞相。

秋八月。劉表卒。九月。曹操至新野。表子琮舉州降。

操擊表。會表卒。子琮遣使請降。諸葛亮說備攻琮。荆州可有備。曰：吾不忍也。然荆州人多歸備。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初。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長子琦。琦欲

與亮謀自安之術乃共升高樓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遂請外守表卒遂以琮為嗣

劉備奔江陵操追至當陽及之備走夏口

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備據之乃將精騎急追之及於當陽之長阪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數十騎走徐庶母為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霸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雲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河遇劉琦眾萬餘人與俱到夏口

冬十月曹操東下孫權遣周瑜魯肅等與劉備迎擊於赤壁大破之操引還

操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請救於權見於柴桑說曰操破荆州劉豫州英雄無所用武願將軍量力而處之權曰

非豫州莫可以當操然新敗安能抗此難乎亮曰操眾遠來疲弊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將軍誠能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時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一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失色張昭等請迎之肅以為不可勸權召瑜定計瑜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瑜請得精兵五萬破之權因拔刀斫前奏案曰敢復言迎操者與此案同遂以瑜督三萬人與備併力迎操也乃取蒙衝鬪艦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人馬燒溺死者甚眾北軍大壞操引兵步走○縞之精白者曰縞曲阜之俗善作之故曰魯縞弩雖強勁至末則矢力已窮即魯縞之薄亦不能穿規圖也

己丑十四年冬十二月孫權表劉備領荆州牧

時周瑜領南郡、屯江陵，權以備領荊州牧，瑜分南岸地以給備，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曹操遣辯士蔣幹說瑜，瑜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言聽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辭所能間也。

庚寅十五年冬十二月，孫權南郡守將周瑜卒，權以魯肅代領其兵。

瑜字公瑾，性度恢廓，程普以年長數凌侮瑜，瑜折節容下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乃告人曰：「與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劉備詣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曰：「備以梟雄之資，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不納。備還，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前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瑜病，與權牋曰：「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尚未可知。終始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權勸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瑜卒，權以肅代瑜，肅勸權以荊州借備與共。

拒操權從之。初，權謂呂蒙曰：「讀書大有所益。」蒙始就學，後肅過蒙，言議常欲受屈。肅拊蒙背曰：「大弟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

劉備以龐統為治中從事。

初，備以統守耒陽，令不治，免。魯肅遺備書曰：「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備遂用為治中，親待。亞於諸葛亮。

壬辰十七年冬十月，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侍中光祿大夫參軍事荀彧自殺。

董昭等謂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密以詔或或以為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心不平，會擊權表，請或勞軍於譙，因輒畱或參丞相軍事。操軍至濡須，或疾畱壽春，飲藥而卒。

癸巳十八年春正月曹操引兵還。

操進軍濡須只望見孫權軍伍整齊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撤軍還○仲謀權字劉表字景升

夏五月曹操自立為魏公加九錫。

甲十九年夏閏五月劉備入成都自領益州牧以諸葛亮

為軍師將軍。

初益州牧劉璋遣法正結備以討張魯正至荊州陰說備取益州備自將數萬人而西巴蜀太守嚴顏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破巴郡獲顏飛呵顏曰何以不降顏曰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怒令牽去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也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備進圍成都璋降備遷璋於公安自領益州牧以亮為軍師將軍亮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歎正謂亮曰願緩刑

弛禁以慰民望亮曰劉璋闇弱蜀人專恣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竝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著矣備以蔣琬為廣都長眾事不理大怒亮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乃不如罪

秋七月魏荀攸卒。時攸為魏尚書令

攸深密有智防謀謨帷幄人莫知其所言操嘗稱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之去惡不棄不止○文若或字公達攸字

冬十一月曹操弒皇后伏氏及皇子二人。

帝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操以事入見帝不任其懼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引兵朝見令虎賁執刀挾之操出汗流浹背自後不復朝請董承女為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佞為請不得伏后懼與父完書令密圖之事泄操使郗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以華歆為之副勒

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却公天下寧有是耶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醜殺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

乙未二十年春正月立貴人曹氏為皇后

夏五月劉備孫權分荊州備使關羽守江陵權使魯肅屯陸口

先是益州牧劉璋細維頽弛周瑜甘寧竝勸權取蜀權以咨備備偽報曰備與璋託為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室今璋得罪左右願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被髮於山林後備西圖璋留羽守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備定蜀權令諸葛瑾求荊州備不許權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備遣羽爭三郡肅來益陽與羽相拒肅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曰國家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為資

故也今已得益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語未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羽操刀起謂曰此自國家事是

秋七月曹操取漢中走張魯留將軍夏侯淵張郃守之而還

操攻陽平拔之魯奔巴中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今若耀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劉曄曰備人傑也有度而逢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今舉漢中蜀人震恐因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不可犯矣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一日數十驚備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問曄曰今尚可擊否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遂還

二十一年夏四月曹操自進爵為王。

二十二年春正月曹操擊孫權軍三月權降。

冬十月孫權陸口守將魯肅卒權以呂蒙代之。

二十三年夏四月劉備擊張郃不克。

張魯降操操留郃與夏侯淵等守漢中備攻郃等不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

二十四年春三月曹操出斜谷劉備將趙雲擊其軍敗

之夏五月操引還備遂取漢中。

操自臨漢中備歛眾拒險終不交鋒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值操揚兵大出雲遂前突其陣且鬪且却魏兵追至營下雲入營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以勁弩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水中死者甚眾

備明且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操引軍還備遂有漢中

秋七月劉備自立為漢中王。

冬十月孫權使呂蒙襲取江陵曹操帥師救樊關羽走還

權邀斬之十二月蒙卒。

羽攻曹仁於樊操遣于禁助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又斬將軍龐德羽威震華夏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曰劉備孫權外親內疎羽得志權必不願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先是權遣使為其子求婚於羽羽罵其使不許至是蒙請襲羽稱疾篤還薦陸遜以自代遜至陸口為書與羽深自謙抑為盡忠自託之意羽意大安權遂發兵令蒙先行操遣徐晃救仁攻羽破之羽撤圍退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購艫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入江陵釋禁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馬忠獲羽及其子平俱被害遂定荊州權復以劉璋為益州牧尋卒蒙未及受封疾發亦卒○購艫音溝鹿船名

以孫權為票騎將軍領荊州牧。

權上書稱臣於曹操稱說天命操以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陳羣等皆勸操宜正大位操曰若天命

在吾吾為周文王矣

庚子二十五年魏文帝丕春正月丞相冀州牧魏王曹操還

至洛陽卒太子丕嗣自為丞相冀州牧。

二月魏立九品法置州郡中正。

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擇有識見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

冬十月魏王曹丕稱皇帝廢帝為山陽公。

改元黃初追尊操曰武皇帝廟號太祖

後漢紀二姓劉氏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都蜀凡二君得年四十有三○蜀今四川成都府

昭烈皇帝諱備字玄德在位三年

辛丑章武元年夏四月漢中王即皇帝位。

蜀中傳言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追謚曰孝愍皇帝羣下勸王稱尊號乃即帝位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

孫權徙治武昌今屬湖廣

秋七月帝自將伐孫權。

帝恥關羽之歿自將伐權車騎將軍張飛雄壯威猛亞於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飛愛敬君子不恤小人日鞭撻健兒至是飛率萬人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張達范疆殺飛持其首奔權

八月孫權遣使降魏魏封權為吳王。

權遣使稱臣於魏魏遣邢貞奉策拜權為吳王權出都亭候貞貞入門不下車張昭曰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

寡弱無方寸之及乎貞即下車中即將徐盛忿憤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

冬十月孫權遣使如魏

權遣趙咨謝魏魏主丕問曰吳王何等主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魏主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明也獲于禁而不害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智也據有三州虎視四方雄也屈身於陛下略也丕曰頗知學乎對曰吳王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餘間博覽書史然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丕曰吳可征否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丕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壬寅二年吳王權黃夏六月吳陸遜進攻猗亭諸軍敗績帝還永安

帝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與吳相拒數月遜以火攻拔之帝夜遁入白帝城諸葛亮歎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孝直法正字

冬十月吳王權改元拒魏

癸卯三年帝禪建春魏師攻濡須別將圍江陵皆不克引還

初丕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吳蜀雖小國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量敵論將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丕不納軍竟無功

夏四月帝崩於永安丞相亮受遺詔輔政五月奉喪還成都太子禪即位封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

帝病篤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

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詔教禪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為之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吾亡之後汝父事丞相帝崩亮奉喪還成都太子禪即位政事咸取決於亮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故丙吉不問死人陳平不知錢穀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躬校簿書不亦勞乎亮謝之

六月益州郡耆帥雍闓等以四郡叛

闓殺太守求附於吳又使郡人孟蘭音豈訶音可獲誘扇諸夷祥河越嵩皆叛應闓詳音草

秋八月遣尚書鄧芝使吳

吳王權見之芝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一時之傑蜀有重險吳有三江共為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求太子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江南之地非復大王有也吳遂絕魏專

後皇帝

諱禪字公嗣昭烈太子在位四十年

乙建興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

亮率眾討雍闓等問計於參軍馬謖謖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亮至南中斬闓等孟獲素為夷漢所服收闓餘眾拒亮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營陳間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乃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夏五月魏主丕以舟師伐吳

丕臨江觀兵吳人嚴兵固守丕見波濤洶湧歎曰固天所以限南北也乃還

丙四年夏五月魏主丕卒

廟號世祖

初郭后無子丕使母養平原王叡叡母甄夫人被誅故未建為嗣丕與叡獵見子母鹿既射其母命叡射其子叡泣曰陛下既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丕為之惻然及是疾篤遂立為太子召曹真陳羣司馬懿並受遺詔

輔政 獻

即位

丁未五年。魏明帝獻。春三月。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

中原。

亮臨發上疏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臨崩寄以大事。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付託不效。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興復漢室。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遂行。○瀘水名。在四川行都司城南。其水深廣而多瘴。

戊申六年。春正月。丞相亮伐魏。戰於街亭。敗績。詔貶亮右將

軍。行丞相事。

亮身率軍攻祁山。魏遣張郃督兵拒亮。亮使參軍馬謖督諸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大為郃所破。亮乃

冬十二月。右將軍亮伐魏。圍陳倉。不克還。
按西縣千餘家。還漢中。謖才器過人。亮深加器異。先主臨薨。謂亮曰。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未以為然。引謖參軍事。每與談論。自晝達夜。至是。乃收殺之。而自臨祭。為之流涕。上疏請自貶三等。

亮上言曰。先帝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視也。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糧盡而還。魏將王雙追亮。亮與戰。斬雙。

己酉七年。吳黃龍。夏四月。吳王孫權稱皇帝。

秋九月。吳遷都建業。今江寧府。

庚戌八年。冬十二月。丞相亮以蔣琬為長史。

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公琰琬字。

辛亥九年。春二月。丞相亮伐魏。圍祁山。○夏五月。亮敗魏司

通鑑卷之

三編卷之

漢後帝

二

馬懿於鹵城殺其將張郃。

亮圍祁山懿歛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躡其後至鹵城又不肯戰賈詡魏平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乃出戰大敗亮以糧盡退軍懿遣郃追之郃中伏弩卒李嚴主督運恐糧不繼遣參軍諭指呼亮來還亮既退軍嚴乃更言糧足何為而退欲殺督運以解不辦之責亮表其前後過惡削爵土徙梓潼郡○嚴更名平

壬子十年吳嘉禾元年

癸丑十一年魏青龍元年

甲寅十二年春二月丞相亮伐魏。

初亮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至是率眾十萬由斜谷伐魏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為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西止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木牛流馬皆以木為之以機行止

秋八月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卒於軍長史楊儀引軍還。

時懿與亮相持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幘婦人之飾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而不及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卒於軍儀整軍而出百姓犇告懿追之姜維今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逼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軍退懿案行其營壘處歎曰天下奇才也諸軍還成都謚亮曰忠武長史張裔常稱曰亮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巾幘婦人喪冠以天地風雲為四正以龍虎鳥蛇為四奇所謂八陣也

以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

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且繇是眾望漸服

丁巳十五年。魏景初冬十月。魏作考課法。不果行。

魏主詔吏部尚書盧毓曰。選舉勿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但當有以驗其後耳。詔劉邵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下百官議。崔林曰。考課之法。存乎其人。若大臣能任其職。式是百辟。孰敢不肅。烏在考課哉。杜恕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議竟不行。

戊午延熙元年。吳赤烏。

己未二年。春正月。魏主叡卒。太子芳立。年八歲。

庚申三年。魏主芳正始元年。

辛酉四年。夏四月。魏置淮南北屯田。廣漕渠。

魏欲廣田蓄穀於揚豫之間。尚書郎鄧艾以為昔太祖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

在淮南。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合淮北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灌溉。通漕運。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六七年間。可積三十萬斛。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司馬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舟。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乙丑八年。冬十二月。尚書令董允卒。以宦者黃皓為中常侍。

允秉心公亮。皓便辟佞慧。有寵。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費禕以選曹郎陳祗代允為侍中。祗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遷中常侍。操弄威柄。終以覆國。

丁卯十年。春二月。魏遷其太后於永寧宮。

大將軍曹爽用尚書何晏謀。遷太后。擅朝政。司馬懿不能禁。稱疾不與政事。

己巳十二年。魏嘉平春正月。魏司馬懿殺曹爽及何晏等。夷其族。

九年冬李勝出為荊州刺史爽等令勝辭懿并伺察焉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盃飲粥流沾胃腸為昏謬誤以荊為并者再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不足慮矣故爽等不復設備十年正月魏主芳謁高平陵爽與弟羲訓彥皆從懿與子師昭謀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奏爽亂國典僭擬專權宜罷吏兵以侯就第使爽所親信說爽宜早自歸罪唯免官而已懿以太后令召司農桓範範南奔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鴛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範說爽使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猶豫未決曰我不能用也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矣爽奉駕還宮懿發吏卒圍守之奏爽與桓範及鄧颺等謀逆夷三族初晏聞平原管輅明術數請與論易颺在座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詞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笑而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因謂輅曰試為作一卦當至三公不輅曰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眾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願君侯衰多益寡非禮不履然後三公可決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輅舅聞之責其言太切輅曰與死人語何

所畏邪晏好老莊書與夏侯玄荀粲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之糟粕由是七大夫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尸居如死尸之居世無能為也棧馬阜也豆所以飼馬曹真字子丹爽父佳人猶言佳士犢牛子

辛未十四年吳大元秋八月魏太傅司馬懿卒其子師自為

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

壬申十五年吳主亮建夏四月吳主權卒太子亮立

癸酉十六年春正月盜殺大將軍費禕

初姜維攻魏西平獲中郎將郭循以為左將軍循欲刺帝不得近至是禕與諸將大會歡飲沉醉循刺殺之

夏四月姜維伐魏圍狄道

維負其才武每欲大舉費禕嘗裁制不從與兵不過萬人曰丞相猶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及禕死維遂將數

萬人伐魏糧盡引還

甲十七年魏主髦正元元年秋九月魏司馬師廢其主芳為齊王

遷之河內冬十月迎高貴鄉公髦立之

髦明帝弟東海定王霖之子也

乙十八年春正月魏大將軍司馬師卒二月師弟昭自為

大將軍錄尚書事

丙十九年魏甘露元年吳太平元年

冬十月魏以盧毓為司空

毓固讓司隸校尉王祥詔不許祥至孝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委以州事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沂水在東海故曰海沂

丁二十年夏六月姜維伐魏

於時軍旅數出百姓彫瘁譙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仇國論

戊景耀元年吳主休永安元年秋九月吳孫綝廢其主亮為會稽

王冬十月迎立瑯琊王休休以綝為丞相封兄子皓為烏

程侯亮尋自殺十二月吳孫綝伏誅

綝奉牛酒詣休休不受齋詣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帝非我不立今生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告休休之因臘會斬之

庚三年魏元帝奐景元元年夏五月魏司馬昭弒其主髦於南闕下

尚書王經死之

魏主髦見威權日去召尚書王經等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當自出討之經諫不聽髦遂拔劍升輦率

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噪而出中護軍賈充入與髦戰
於南閣下太子舍人成濟抽戈刺髦殞於車下昭召羣
臣會議謂尚書僕射陳泰曰玄伯卿何以處我泰曰獨
有斬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曰更思其次泰曰惟有進
於此者不知其次昭乃不復言收經及其家屬付廷尉
經謝其母母笑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
何恨之有及就誅哀慟一市昭言與成濟大逆不
道夷三族○玄伯泰字并命言與其主竝死也

六月魏主奐立

奐燕王宇之子本名璜封常道鄉公
司馬昭迎立之更名奐年十五矣

壬午五年冬十月魏司馬昭殺中散大夫嵇康

康與陳雷阮籍籍兄子咸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瑯琊王
戎沛人劉伶特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
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籍為步兵校尉母卒籍方與
人圍碁對者求止籍雷與決賭既而飲酒一斗舉聲一
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伶嗜酒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
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當時士大夫爭慕效之謂之

放達司隸校尉鍾會有寵於昭聞康名而造之康箕踞
而鍛不為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
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遂銜之因譖康言論
放蕩害時亂教昭殺之康嘗詣隱者孫登登曰子才多
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鍛
小治推之而已不消故曰小治

癸未炎興元年秋魏遣鄧艾鍾會將兵入寇關口守將傅僉
死之姜維戰敗還守劍閣冬十月魏司馬昭始稱相國晉
公受九錫衛將軍諸葛瞻及鄧艾戰於綿竹敗績及其子
尚皆死之

時維守劍閣會攻之不能克乃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
高谷深艾以糧自襄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
而進瞻督諸軍拒艾戰於綿竹艾大
破之斬瞻瞻子尚策馬冒陳而死

鄧艾至成都帝出降皇子北地王諶死之漢亡

艾入譙周請降，譙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奈何降乎？」帝不聽。譙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帝率羣臣降，姜維等得帝敕命亦降。

甲申 魏咸熙元年 吳春正月 魏以檻車徵鄧艾 鍾會謀反 伏誅 監軍衛瓘襲艾殺之

艾在成都，頗自矜伐，欲因平蜀之勢乘吳司馬昭使，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會有異志，因艾乘制專事，乃與瓘密白艾有反狀，詔以檻車徵之。瓘至成都，收艾父子，置之檻車，送赴京師。會所憚唯艾，艾既就擒，大意謀反。會郭太后卒，會乃悉召諸將為太后發哀，稱遺詔使會起兵廢昭，姜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盡坑魏兵，復立故漢帝。會猶豫未決，護軍胡烈子淵率軍士斬會及維。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於檻車，迎還瓘，自以與會共陷艾，恐其為變，乃遣護軍田續襲艾父子斬之。

三月 魏晉公昭自進爵為王

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顛共詣晉王，顛謂祥曰：「相王尊重，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祥曰：「主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入者？」及入，顛拜而祥獨長揖。昭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

魏封故漢帝禪為安樂公

禪舉家遷洛陽，惟秘書令郤正從行。昭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正聞之，謂曰：「若王復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昭復問，禪對如前。昭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之。

秋七月 吳主休歿 烏程侯皓立

吳人以蜀初亡，恐懼欲得長君，故舍太子璽而立皓。

通鑑纂要卷七

通鑑纂要

正編卷七

漢後帝

十六

